

櫻桃溝前世今生

何冀平

佛教的三生是前生、今生和來生，這是佛教因果輪迴轉世之說。曹雪芹寫《紅樓夢》借用山石、泉水、樹木和花草，比附寶玉黛玉情定三生，是真有其事，還是杜撰？同為作家的我深知，就是杜撰也有來處。為此，特別去了香山，曹雪芹在櫻桃溝寫《紅樓夢》的地方。

以前遊香山去櫻桃溝要走山路，後來修了棧道，也要走很長，現今有了電瓶車。沿着櫻桃溝邊，看到北方最大面積的水杉林，樹幹挺拔筆直枝葉繁茂，樹身是紅色的，這一片經歷了冰川時期存活下來的古老樹種，配着溪水淙淙，把我帶進宛若世外的桃源之境。

《石頭記》的記，可以是傳記，也可以是記錄，據說曹雪芹常來櫻桃溝，在元寶石上鋪開紙展筆寫書，人們問他做什麼？他說石頭上有字，他是在抄錄石上的文字。在水源之上，我看見了那塊碩大的元寶石，真像一個大元寶，在它上面是「石上松」，大岩石縫裏長出一棵松，已經上百年，這就是通靈寶玉和木石之盟，這些《紅樓夢》中最原始的靈感來源，只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

沿着大小不整的石板小路走下來，是一個露天茶座，這裏曾是明末清初孫承澤在此隱居的石檜書巢，如今是小商店。門楣上有一塊

橫匾，寫着「水流雲在之處」。「水流雲在」這4個字我是知道的，英若誠先生的自傳就以此為名，英家是滿族正紅旗，祖家在香港附近有故居，靠近一處溫泉是英家避暑之地，一塊大石上面就刻着這4個字，取自杜甫詩句「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是英先生的祖父英敏之登顯龍山所感，石刻為其手書。

我們在茶座坐下，喝了一會兒茶，茶座已沒有什麼人，可能是天慢慢黑下來，人們趕着下山去了。看了元寶石、石上松，走了櫻桃溝仙界的幽境，不要離開得太快，就在茶座旁還有一處「紅樓簡餐」，小餐館開在山邊，上十幾階台是一個平台，別有洞天。在餐椅雅座坐下來，山是靜的、水是清的，有鳥鳴、有飯吃。餐前小食是一大盤沙律、蝦片、新鮮水果，高腳杯裝着雞尾酒有紅有黃，然後是正餐牛肉麵，一大海碗，肉軟熟，湯很濃，麵條新鮮，好吃極了。還有叉燒、煎蛋雞錦飯，餐後甜點是北京酥酪、楊枝甘露。

我好奇地去廚房看了看，很潔淨，因為山上不可以有明火，要用電爐，食材從山下運上山來，難得她們做得這麼精細有味。看過奇景，走累了，坐下來舒服地吃一頓簡餐，價錢便宜，味道純正，耳邊是幽山鳥鳴，泉水叮咚，在這喧嚷的都市之中，難得的一份安寧。

少年十五十六時

鄧達智

王維《老將行》名句，曾經背誦得滾瓜爛熟：「少年十五二十時，步行奪得胡馬騎……」往後人們將少年界線劃定於15歲至20歲之間。

實際情況並不如此，15歲剛巧在初中與高中之間，20歲早過了12年免費教育，如果繼續升學，一般大學課程已貼近畢業。15歲為中位數，嫌棄13歲或以下太幼稚，過了18歲已是大學生，對15歲中學生根本無意關顧。自己經驗，15歲交友歲數門檻非常差，及格者14歲至17歲。

不少人對於走過一個甲子的60歲，如非逆來順受自認「老」，就是將實際年齡瞬間減少甚或停止與人，尤其與新相識人士交往，友誼發展連門帶窗全數關閉，生活圈子收緊得愈來愈狹窄；外表不修邊幅，蓬頭垢面，儀容不顧，眼神乖戾，極少與人眼神對望；好傢伙，將60歲活得像個88歲。

另一批，視60歲如洪水猛獸，斷言與之對抗，打扮返老還童，圖案偏大花哩花綠的衣裳猶自可，卻有不少印上誇張芽麥卡通漫畫，為遮掩灰白邇邇甚至愈來愈稀疏的頭髮。18歲前戴恰到好處，年紀再大戴上猶如鑿在額頭「我老但我唔認賬」等印上或繡上各大球隊Logo或明星名人形象的Cap帽；更甚者，頭髮今個星期染紅橙黃，下個星期綠青藍，再下個星期金銀紫，周而復始發誓證明自己繼續青春，定要先聲奪人，活回去就算不是

25歲，也要三十八，總之不過四十。筆者身處時尚界甚久，極難見到欣然接受自己本來歲數與面目的人。兩鬢轉白隨它自然，髮絲稀薄不做二不休剪至男孩頭或者中國娃娃頭，單單不用天天幫襯髮廊洗、剪、吹，已如打了一役猛戰勝仗。

朋友幫助用AI重整漸次嚴重褪色的老照片，挑出14歲至28歲之間，看上去對得起自己，絕無污染市容擠眉弄眼扮天真，也無冒認熟練老成冷淡的模樣。筆者14歲身高1米83，中間在北美洲與歐洲上課，許是牛奶乳酪雞蛋吃得多。不少舊日書友驚訝：閣下還嫌身長未夠，要長到一米八五六？可能那些年空氣清新運動足夠，明明1米83或84，身形看來平白高多幾公分。

照片其一特別教人神馳，歲數少年十五十六時，審視不禁自問：人嘛，不過穹蒼微塵，青春瞬間即逝。可惜背後往昔乾淨俐落的後海灣港景海岸，今已變更缺乏規劃，立亂氾濫。



●16歲攝於蛇口對面，港景後海灣沿岸。作者供圖

注意身邊的長者朋友

商合DJ余宜發

最近無意中看到網上一段影片，裏面是一位醫生把自己的經驗跟觀眾分享，內容環繞在一個人離世前大概一年的時間，原來會有信號告訴你。

當然他是針對一些老人家的晚期生活。我就把這些資訊整理一下，然後跟你們分享。無論你是否長者朋友都要留意自己的狀況，或是身邊的家人也可以作參考，一切做足準備，就算不好的事情發生，也可以作一個心理準備。

醫生說，幾個月前有一位女士來看診，她站上體重計的那一刻，嚇了一跳，上次見面的時候她是52公斤，3個月後變成46公斤。3個月瘦了6公斤，醫生便問：「你最近吃得還好嗎？」她回答說沒胃口，不想吃也不餓。那一刻醫生心裏明白她剩下的時間不多了。

各位是不是有時會聽到鄰居或親戚突然過世的消息？大家都說昨天還好好的，怎麼會這樣突然。該醫生從事醫療工作30年了，發現這種情況其實不突然，因為我們的身體在離開前一年就開始發出信號，這些信號在醫院檢查時不一定查得出來，但是家人仔細觀察就能發現。今天把這些信號一個一個告訴你，讓你心裏有準備，也能好好珍惜剩下的時間。65歲以上的長輩有七八八仙離前會出現信號，但是真正注意到的家屬只有十二八仙。這實在太可惜了。

你知道為什麼特別容易忽略這些信號嗎？因為很多長者朋友習慣說沒關係，腳痛沒關係，吃不下沒關係，整天睡沒關係。他們就是不想麻煩子女，覺得去醫院排隊等太久了，病情從此就一直拖下去，但身體給的信號是不會騙人的。這些變化背後都有醫學原因，知道這些信號以後，你就不會責備自己，可以從容準備給家人最後的愛。

這個醫生在醫院服務多年，經常看到很多老人家走完人生最後一程。醫生說：「我看過準備好的家庭，也看過措手不及的家庭，長輩走得平靜，加上沒有遺憾。措手不及的家庭，子女會自責一輩子。」（下期，待續）

對南洋華人的禮讚

呂書練

今年「五一」檔，一部以「素人演員」擔綱的低成本電影《給阿嬤的情書》成為熱搜，奈何香港不上映，日前專程到深圳觀賞，真誠推薦。

這是潮汕籍導演藍鴻春「潮語家庭三部曲」之三，前兩部分別講阿爸、阿媽的故事，這次則以欠債孫子赴泰國投靠「富豪爺爺（阿公）」的尋親之旅為引子，牽出一段跨越70載的南洋潮汕華僑家庭往事，講的是阿公、阿嬤的故事。

孫子尋親中發現阿公鄭木生早於1960年逝世，阿嬤葉淑柔卻一直收到木生的僑批和錢，包括她想要的單車，鏡頭於是回到1948年——婚後生了3個子女の木生為避抓壯丁而逃去馬來亞，輾轉到了泰國，結識了經營小旅舍的女主角謝南枝和她的父親。兩人從初時的對抗到相知相助，木生並在一次旅社被人故意燒的大火中救了南枝和家書。大火也燒掉了木生的辛苦錢和家書，他狠狠地打了放火的印度人，因此獲獄兩年。南枝於是受託代木生給淑柔寄僑批。

兩年後，木生出獄，一心出海賺大錢，衣錦還鄉，卻不幸遇難。南枝不忍把死訊告知淑柔，卻出於情義，繼續以木生的名義給對方寄僑批和養家錢。至1978年，郵差因墮河而丟了南枝向淑柔道出真相的長信，只拿回一張木生、南枝與學生的合照，淑柔以為木生已另組家庭……真相和誤會直至40年後孫子尋親才被揭開，年逾八旬的淑柔親往泰國看望非親非故、卻一直獨立贍養着兩個家庭的南枝，但患了阿爾茲海默病的南枝已不認得眼前人，卻記得久遠的「淑柔姐」和自己給對方寄的「鹹豬肉」，手中拿着快乾的木棉花……

故事的確感人，拍得很細膩，很多人看哭了，平時淚淺的我哭不出來，卻很觸動。我相信導演說故事有真實原型。我是南洋華僑的孫子輩，祖父和外公分別旅居泰國和馬來西亞，從小就聽着「四兄弟闖南洋」的故事，也在生活中受惠。祖母有點像電影中的淑柔，一邊養育兒子，一邊盼着南洋丈夫的來信和歸來。祖父英年病逝世後，四叔公就肩負起照顧家鄉各大嫂和侄子的責任，定期寄錢和僑批。

電影講的是潮汕家庭/鄉情故事，卻是南洋華人移民家庭的縮影。當年「闖南洋」的中國人除了潮汕人，還有很多來自福建和海南的人，各自說着家鄉話，形成三大社群，但潮汕話、福建話和海南話同屬閩南語系，部分發音相近，仔細聆聽，可以互相明白。所以，電影不但讚頌男女主角超越愛情和時空的情義，共同守住一個家，又何嘗不是對南洋華僑心繫家鄉的禮讚。特別欣賞青年南枝和老年淑柔的兩位素人演員李思潼和吳少卿的拙樸表演，甚至有點青澀，有點本位，卻很真實，符合角色身份，予人可信。

《家業》

龔仁

近來追看內地劇《家業》，當看到楊紫飾演的李禎在煙熏火燎的窯口旁，不顧十指磨破、虎口滲血，依然舉起十斤重的木杵錘打墨泥時，心裏起了幾分肅然起敬的戰慄。這部以徽墨興衰為脈絡的劇作，不單只是古裝權謀，更是一部家族企業傳承與商業博奕的現實教科書。

對於習慣了金融數字跳動與寫字樓政治的港人而言，徽墨似乎是個遙遠的符號。然而，若將劇中的「李墨」視作一家面臨轉型危機的百年老字號，將「駱家」看作昔日叱咤風雲的傳統家門，其間的生存法則，與香港這座城市的商業基因如出一轍。

劇中李禎一角，徹底顛覆了傳統閩秀「等運到」的形象。家族遭逢巨變，男丁凋零，她沒有選擇像普通劇本那樣依附權貴，而是卸下身段，從最底層的燒煙、搓煙草做起。這種「女承祖業」的堅韌，令人想起香港老字號那些不顧名媛身份、挽起衫袖親力親為的「二代」。李禎守護的不僅是一紙墨方，更是「匠心」二字。在商言商，若無過硬的產品底蘊，再顯赫的招牌亦不過是利那的光輝，經不起市場的一場風雨。

而韓東君飾演的駱文謙，則展現了另一種港劇經典的「大佬」風範。他出身名門，卻因朝堂黨爭家破人亡，隱忍半生。其原型羅小華（本名羅羅文）昔日依附嚴

嵩，終究隨着政治靠山倒台而煙消雲散。這印證了商界亙古不變的真理：政治掛帥之下，生意往往首當其衝。駱文謙的智慧在於洞悉進退，後期他與李禎聯手，一個專注於「造好墨」、一個致力於「賣好墨」與品牌布局，這種珠聯璧合的分工，正是香港無數成功企業從家族作坊走向國際化的縮影。

劇中對「田家」這類投機勢力的描寫亦頗具現實諷刺意味。他們趁火打劫，以低價劣質墨衝擊市場，恰似當年那些依靠高槓桿炒作、不務正業的投機客。然而，歷史早已證明，唯有如李禎般死磕工藝、如駱文謙般經營品牌的「實業家」，方能令一門手藝流傳千古。正如胡開文的「地球墨」能在巴拿馬博覽會上摘金，靠的絕非投機取巧。

《家業》講述的不僅是徽墨的興替，更是一種生存哲學。在香港這個慣慣潮起潮落的都市，真正的家業並非留給子孫多少棟收租樓宇或股票期權，而是留下一種「匠人精神」與一份「商業信譽」。李禎與駱文謙，一位是剛柔並濟的掌舵人，一位是深謀遠慮的軍師。

這兩種特質的交織才是支撐一個時代的中流砥柱。 ●《家業》劇照 作者供圖

百家廊

劉志華

風是沒有痕跡的。可那天下午，我分明在朋友的QQ空間裏，捕捉到了一縷風的影子。「哈嗶西子」那個名字像一首短詩，氳氳着某種說不清道不明的韻味。心裏湧起一種自己也解釋不清的衝動：想去看她。滑鼠輕輕一點，我進入了她的空間，這是網絡上最尋常不過的動作。我查看她的資料，翻看她的空間，隱約記得第一條內容：澳門，酒店落地窗前，她一個人看霓虹交錯的璀璨夜景。「一個人」「出差」，這些零星的詞拼在一起，我忍不住在心裏描繪她的樣子：熨帖的襯衫，俐落的裙擺，自信昂揚地走在寫字樓大廳裏，高跟鞋篤定、清脆，和電影裏那些白領麗人重疊在一起。讓我意外的是，她也來看我了。之後一段時間，我們出現在彼此的訪客列表裏。沒有點讚，也沒有留言，只是默默地關注着彼此。就像兩個在夜晚的海灘上散步的人，隔着一段不遠不近的距離，吹着同一片海風。在你來我往中，我隱約覺得她應該是我那位朋友的朋友。她大概也猜出，我就是朋友口中提起過的「那片海」。在好奇的驅使下，我們成為了QQ好友。至於當初是誰先加的誰，早就忘了。緣分這東西說來也奇怪。兩個天南地北的陌生人，就那麼自然而然地聊到了一起，聊得暢快淋漓，像久別重逢。那天，她要了我的電話號碼，知道我有空，便迫不及待地打了

風一樣的女子

過來。記得那是一個午休時間，為了不吵到同事，我在幼稚園外的草坪上接的電話。一口標準的普通話從聽筒裏傳來，柔柔的、糯糯的，比想像中的要好聽。她侃侃而談，沒有生疏感。第一次通話，她就那麼自然地掌控着話題，從打招呼到閒聊，話就沒斷過。就像穿堂而過的春風，不扭捏、不遲疑，明朗痛快。我們無話不談，像是熱戀中的人兒，每天一有空就在QQ上聊。有時她覺得文字聊天不過癮，確定我閒着，就直接把電話打過來。夜裏，她偶爾邊喝紅酒邊聊天。語速隨心而變：時而疾風驟雨，時而靜水深流。一講到工作上的事，語速就快起來，乾脆俐落，字與字之間幾乎不留空隙。那些項目、客戶從她嘴裏蹦出來，透着自信。

說起滑雪，她的話語裏輕快而雀躍，裝備、滑道、姿勢，說得可起勁了。而聊到潛水時，語速卻慢下來。她講過一次水下遇險，幸好教練及時拉了她一把。還說水壓帶來的耳朵疼、頭暈，要好久才能緩過來。儘管有些項目會帶來不適，但喜歡挑戰的她，從沒想過要停下。

而講到我那位朋友的時候，她的聲音就軟了。不是刻意的，是自然而然的，偶爾會有一小段沉默，像是不知該怎麼往下說，又像是在斟酌哪些該說、哪些不該說。那些停頓裏藏着些什麼，我說不清楚，但能感覺到。我握着電話，覺得這聲音真好聽，帶着情緒和溫度。它會

笑、會嘆氣、會忽然拔高，又會輕輕落下。一個女人的聲音裏，藏着她走的路、見過的人。

我沒有過她那種生活。朝九晚五，出差加班，甲方乙方，這都只有在電視劇裏看過。我的日子是另一種節奏。每天見的，無非是孩子、家長、家人。世界很大，但我只看得到井口那麼大的一塊天。可她給我開了一扇窗，讓我看到了另一個世界：茶水台邊的咖啡機，印表機旁的幾頁檔，桌上攤開的筆記本，以及寫字樓裏的忙碌。

聊天中知道她有個英文名，公司裏的人都那麼叫她。知道她去過很多國家，能講一口流利的英語，在異國的機場和酒店裏從不會慌張。還知道她當年是小鎮的高考狀元，20歲結婚，22歲大學畢業，後來定居香港。

她是那種與高跟鞋、高腳杯、葡萄酒相配的女子。走進機場VIP候機室，坐進頭等艙，對她來說再自然不過。她有時滔滔不絕，有時突然就沉默了，電話說掛就掛，像一陣風來得熱烈，去得安靜。她不知道，掛了電話之後，那些畫面像電影一樣在我腦子裏放映。她走在裏面，腳步輕快，背影筆直。空曠的寫字樓大廳裏，只剩下高跟鞋的回響。後來，我問她怎麼想到取這個網名。

她說，名字是教書的姑丈給取的。哈珊是安徽的一個地名，諧音，那是她的祖籍。西子，是西雙版納的女子。一個名字，兩個故鄉。

演「減齡」戲(之二)

小蝶

想起飾演比真實年齡年輕得多的角色，我有一些故事與各位分享。

我剛從研究院畢業回港後，曾經在英語教學劇集當助理編導。當時負責把英文水準關的職員不滿意試鏡的人，卻又苦無其他選擇。湊巧她聽到我與在劇中飾演頑皮小弟弟的美籍小演員以英語談話，立即邀請我飾演小演員的姐姐一角。

我以英語演短劇沒問題，但角色是一名十二三歲的小女孩啊！雖然我修讀戲劇時曾經在演技班上扮演一名12歲的女生，但那畢竟不是正式演出。還有電視拍攝有特寫鏡頭，而非像舞台劇般觀眾在遠距離觀看台上演員，我真的可以「欺騙」觀眾嗎？

既然負責人覺得可以，我也不妨接受挑戰。那是一個學習關於清潔和打掃的會話的短劇，我飾演一名高小女生。父母出國旅遊，吩咐我照顧小妹妹。父母

離港後，我卻與弟妹把寓所弄得亂七八糟，甚至弄破枕頭，羽毛亂飛。到了父母返港前一天，我才懂得害怕，連忙與弟妹一同清潔和打掃房子。

演畢後，負責人和導演都很滿意，亦沒有人告訴我「大人扮小孩」，我又多添一項扮演小女孩的戰績。

有趣的是，十多年後，一名住在英國的朋友告訴我一天她在家背着電視熨衣服時，電視機傳來一把她覺得很熟悉的聲音，她連忙回頭看螢幕。她猜對了——那人正是我。我不知道原來那麼多年後，我演出的短劇竟然會在英國播映。我聽後雖然大笑，我的英文水準不至於可以教授英國人英文吧？此事怎麼發生的呢？真是我生命中的「懸案」之一。

我還有一個裝嫩的例子。一名大學時期的師弟任職電視助理編導，告訴我他的上司正在物色演員飾演一名中六學生，欲推薦我。我連小學生也演過，高中生角色當然沒有難度。編導與「裝

嫩」的我會面後，便把角色給了我。

拍攝後，師弟告訴我編導問他如何找到我，他告訴上司我是他的師姐，編導嚇呆了！因為她真的以為我是一名高中生或大學一年級的學生。

我又想起數年後，我演一齣小劇場的舞台劇，扮演一名純真少女。我特別把角色加工，塑造成一名傻白甜的可愛娃娃。演出後，大夥兒到食肆慶祝。一名工作人員帶了兩名年輕男子來到我面前，說他們非常喜歡我的演出，每晚都來捧場，問我可否與他們拍照留念和簽名。

我心裏暗叫不妙，因為我知道他們喜歡的是我在台上塑造的可愛娃娃，而非我這名比他們年長十年和並非傻白甜的可愛娃娃。我既不想打破他們的幻想，也不想讓他們面前繼續做戲，便取了真實的我和劇中角色之間的中庸面貌與他們交談。即使這樣，他們還是失望地說：「原來真實的你不是那樣的。」他們失望卻令我非常高興，因為這證明我演得好啊！